

儋州山歌和儋州调声

◎ 张锦寿

儋州，古称儋耳，是海南开发较早的地方。2100多年前，汉武帝在这里设置儋耳郡，到了唐初，唐高祖才易名为儋州，1993年定名为儋州市。其间经历了星移物换的沧桑巨变。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儋州人民在这片热土上辛勤劳动，繁衍生息，不但创造了丰硕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宝贵的精神文明，儋州民歌是其中的精品。

儋州民歌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它不但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乡土味浓，而且内涵丰富，音调奔放，旋律优美动听，有着无穷的艺术魅力。

儋州的民歌的种类较多，有儋州山歌、儋州调声、客家山歌、军调、临高调、高州调、黎歌、苗歌等不同的形式。其中，儋州山歌和儋州调声是正宗的儋州民歌，因为它俩姓“儋”，用儋州话来演唱，是儋州民歌的主体，是儋州的特色文化、是拥有八十万以上（含西线各县市）操儋州方言的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在这里，我们专门来探讨它们。

一、儋州山歌

一、形成与发展

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创造了极为光辉灿烂的文化，感人的各族民歌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歌作为一种民间口头文学，直接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鲁迅先生说过：最早的歌是劳动中的“杭育、杭育”。的确，“古老形态的民歌产生于原始人的集体生产劳动”（《文学词典》）。《毛诗序》指出：情动于中而成言，言之不足而叹之，叹之不足而歌之，歌之不足而手舞足蹈。这不但说明了生活、语言、歌曲和舞蹈相互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可以看出，群众的口头歌作比文字早，只不过最初的歌词比较简单而已。

儋州民歌和各地民歌一样，都是“民族最初和最基本的文学艺术形式”。它是随着社会的进化以及文明程度的提高而产生、发展并逐步完善的。作为儋州民歌主体的儋州山歌也不例外。

据《儋州志》载，儋州的前身“儋耳”之名秦代以前就存在了，到了汉武帝元鼎六年（一说是元丰元年），才设置儋耳郡。当然这不是说，秦汉以前在这块古老土地上劳动生息的古儋人就会唱现在的儋州山歌了，但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口头歌作，在当时的生活中已经孕育或已成雏形是正常的。现在儋州仍流传着的“肚有食，脚有力”这类简短的古老民谣，很可能就是当时的儋州歌作之一。“该知儋县民歌史，几千年久识不呢？女男歌手班班辈，古代唱歌到现时。”这首山歌很好地说明儋州山歌产生的时代久远。

儋州山歌的产生和发展变化是有一个漫长过程的。我们从专门收集各地民歌后整理成的《诗经》中可以看到，文字出现后的周代民歌句式大多是四言句。到了西汉，乐府民歌的五言句比较成熟。到东汉后期，形式整齐的七言民歌已风行世上。如《桓灵时童谣》就有“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鸡”这种七言平齐的句子。曹操次子曹丕的《燕歌行》“……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儋州山歌和儋州调声

◎ 张锦寿

儋州，古称儋耳，是海南开发较早的地方。2100多年前，汉武帝在这里设置儋耳郡，到了唐初，唐高祖才易名为儋州，1993年定名为儋州市。其间经历了星移物换的沧桑巨变。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儋州人民在这片热土上辛勤劳动，繁衍生息，不但创造了丰硕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宝贵的精神文明，儋州民歌是其中的精品。

儋州民歌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它不但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乡土味浓，而且内涵丰富，音调奔放，旋律优美动听，有着无穷的艺术魅力。

儋州的民歌的种类较多，有儋州山歌、儋州调声、客家山歌、军调、临高调、高州调、黎歌、苗歌等不同的形式。其中，儋州山歌和儋州调声是正宗的儋州民歌，因为它俩姓“儋”，用儋州话来演唱，是儋州民歌的主体，是儋州的特色文化、是拥有八十万以上（含西线各县市）操儋州方言的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在这里，我们专门来探讨它们。

一、儋州山歌

一、形成与发展

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我们勤劳智慧的祖先创造了极为光辉灿烂的文化，感人的各族民歌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歌作为一种民间口头文学，直接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鲁迅先生说过：最早的歌是劳动中的“杭育、杭育”。的确，“古老形态的民歌产生于原始人的集体生产劳动”（《文学词典》）。《毛诗序》指出：情动于中而成言，言之不足而叹之，叹之不足而歌之，歌之不足而手舞足蹈。这不但说明了生活、语言、歌曲和舞蹈相互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可以看出，群众的口头歌作比文字早，只不过最初的歌词比较简单而已。

儋州民歌和各地民歌一样，都是“民族最初和最基本的文学艺术形式”。它是随着社会的进化以及文明程度的提高而产生、发展并逐步完善的。作为儋州民歌主体的儋州山歌也不例外。

据《儋州志》载，儋州的前身“儋耳”之名秦代以前就存在了，到了汉武帝元鼎六年（一说是元丰元年），才设置儋耳郡。当然这不是说，秦汉以前在这块古老土地上劳动生息的古儋人就会唱现在的儋州山歌了，但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口头歌作，在当时的生活中已经孕育或已成雏形是正常的。现在儋州仍流传着的“肚有食，脚有力”这类简短的古老民谣，很可能就是当时的儋州歌作之一。“该知儋县民歌史，几千年久识不呢？女男歌手班班辈，古代唱歌到现时。”这首山歌很好地说明儋州山歌产生的时代久远。

儋州山歌的产生和发展变化是有一个漫长过程的。我们从专门收集各地民歌后整理成的《诗经》中可以看到，文字出现后的周代民歌句式大多是四言句。到了西汉，乐府民歌的五言句比较成熟。到了东汉后期，形式整齐的七言民歌已风行世上。如《桓灵时童谣》就有“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种七言平齐的句子。曹操次子曹丕的《燕歌行》“……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就是模仿民间歌作写成的，中国文学史称之为历史上最早、最完整的七言乐府民歌。

从中国民歌发展史的观点来看，七言四句的儋州山歌最早也须到东汉时期才初具规模。后再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朝、唐初等时代五、六百年潮起潮落的大浪冲淘、时代锤炼、外界琢磨和自我完善，到盛唐时，在格律诗和新乐府运动的影响下，它已从长久的发展中获得至关重要的营养，开始形成格律化，趋向成熟的阶段。后来，儋州民歌又在历史的长河中长久跋涉，开拓创新，不断成熟。到清朝中期后，它得到当地举人张绩，进士黄河清和王云清，解元陈圣與，风流才子吴德义等文人雅士的重视，运用和推广后，已经不同凡响。它不仅内容形式丰富多采，而且风格特色新颖。到晚清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登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由此可知，现在流行的十分讲究平仄韵律、酷似唐代形成的格律诗的七言四句儋州山歌，这独树一帜的特点是经过长期的演变才形成的。

二、题材与手法

儋州山歌的题材是非常广泛的，她涉及到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内容上看，就有叙事言情、写景抒情、讽邪惩恶、说理争胜、劝世教化、节令农谚、儿歌、谜语等部类。因此，千百年来，广大群众都喜爱吟唱和传播。人们无论下地干活，上山打柴，出海捕捞，野外放牧，出门赶集，树下歇凉，还是煮饭、挑水、织网、补衣，随时随地都唱着优美和谐，生动感人的山歌，以抒发内心的情感。他们就是这样把山歌作为自己精神寄托的工具。一些优秀的出色的歌作，由于不断地通过吟唱、手抄、翻印以及运用当今现代化的传播工具来录音、广播、制成光碟，现在已经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老幼皆知了。

儋州山歌的表现手法是比较全面的。首先是运用了传统的赋、比、兴。赋和比很多，不胜枚举。只说“兴”。儋州山歌就用得很巧妙。如《陈娘与香姑》这韵山歌中，有一首歌唱道：

龙门专接千层浪，月下表心郎誓当。

香侬有心当织女，陈哥立意做牛郎。

这首山歌开头一句，虽然和下面所说的事似乎无联系，但这样起兴，充满了激情，预示着爱情可能遭到冲击和挫折，必须经得起考验。这和后面点到的牛郎织女以及未列出的其他各首歌格调是相合的。这样就能很快地把听众引入一种情意绵绵、难舍难分的离情别恨的氛围之中。

其他表现手法如下列山歌句所示：

- 1、唱胜利歌声响亮， 唱幸福花满地香，
唱唱山欢水笑，唱唱中国富强。（叠词、排比）
- 2、泪满似江边泛浪， 心如石压重难当。（比喻）
- 3、泪流铺浸江河满，任意人撑只大船。（夸张）
- 4、船漏水时船肚满，桶漏水时桶肚干。（对比）
- 5、蝇咬蚊死蝇狂笑，蚂蚁兴兵去验尸。（拟人）
- 6、事情道理摆清楚，油柑怎讲是黄皮？（反问）
- 7、一岁春光能几久？不久春光离九州。（设问）
- 8、龙行龙路不交虎，虎宿虎山莫惹龙。（对偶）

- 9、若然哥有值钱货，快些担去博“乾隆”。（借代）
- 10、猪脬打侬皮不痛，“啪啪”声是恶敌人。（摹状）
- 11、心想迁桃种近竹，谁识中间还欠梅（媒）。（双关）
- 12、平生不做亏心事，黑夜不惊鬼打门。（引用）
- 13、天下好心就是你，吃饱而予母肚饥。（反语）
- 14、诗和对是雅言语，语言雅是对和诗；
词和字似珠与宝，宝与珠似字与词。（回文）
- 15、歌海诗乡何处有？有人指讲在儋州；
州中歌手成十万，万曲千歌世代留。（顶针）

三、句型与句式

现在的儋州山歌句型多是七字句，但一、三、五字甚至多字的也有，（例见下面各首中的第一句）：

- 1、凤！ 请企（站）梧桐莫企枫，
龙行龙路不交虎，虎宿虎山莫惹龙。
- 2、一怨叹！ 一人入出好孤单；
一世人生不几久；一江春水去不还！
- 3、大地春风起， 万物苏醒显生机，
百花齐放增春色，寒冷冬天早走离！
- 4、一斗二斗三四五六七八斗，斗斗粮入仓库兜，
今年五谷收成好，农民辛苦见甜头。

此外，还有一些长短不一，有点象词的山歌。如：

姑流泪！哥去三年不见归；
依坐寒门守冷屋，真是大难为！

不过，上面这些山歌，平时很少见，演唱的声调也别具一格。但我们从中可看出民歌的格式和内容已出现不断改革和创新的可喜趋势。

从句式来看，儋州山歌一般是偶句式。有二句、四句、六句、八句及无限双句等不同格式，甚至有的在句前加上半句衬词的，如二句半等。因而曲调多有变化，音乐性强，不乏抑扬顿挫，跌宕起伏，便于陈述事情和抒发情感。在此中，流行较广又最常见的是七言四句山歌。这类山歌由于每句七个字，四句平齐，又很讲究平仄韵律，因此很象格律诗的绝句。请看：

- 1、儋州地暖风光好，自古闻名达九州。
旧貌新颜皆好景，奇山异水引人游。
- 2、杨柳吐丝花吐蕊，开春燕子已回归。
郎分依去三年久，不识何因不见回？

上面这类山歌的平仄韵律和绝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如果是八句格式，又注意对仗，那就酷似七律了。若是高文化的歌手再进一步推敲润色，要达到“山歌不让唐诗美”的境地是完全可以的。

四、平仄与韵脚

有首山歌唱道：“山歌历史很悠久，山歌传唱满儋州，山歌押韵合平仄，山歌警句永遗留。”为了知道儋州山歌的平仄音律，我们不妨先认识一下儋州话的平仄。据《儋州志》记载：儋州话“字平声，言则仄，字仄声，言则平，惟入声字，仍照仄音。”这是说儋州话有字音和言音两种，所谓言音就是日常说的儋州话音；所谓字音就是儋州人读诗书文字的语音。在古代，由于没有推广普通话，为了吟诗撰对符合音律，便出现了一种一般不用于日常交谈的读书语音，儋州人吟诗念对或呼唤姓名的字音就是属于这种语音系统。这字音跟儋州的“军话”很相像，但声调有所区别。由于儋州字音符合平仄音律，儋州能成为“诗乡”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和优越的条件，同时也熏陶了“歌海”里的山歌，使之走向了格律化。

儋州山歌中的字音平仄和格律诗的平仄有点相似，七个字中除了最后一个字外，一般也要“二四六分明”，即每句的第二、第四、第六个字最好是“平、仄、平”或“仄、平、仄”声调。因为山歌多数每两个音节组成一个节奏单位，第二个音节为节奏点，相当于音乐中的强拍，一句之中，节奏点要平仄交错。这样唱起来才显得圆滑流畅，音乐性强，人听起来也悦耳明白。为了使人们能了解儋州山歌的“律”，笔者现按原字的平仄声调试图引例来剖析一下。如：

一寸离情千寸闷，一时不见闷千时。

(仄) (平) (仄) (平) (仄) (平)

这两句山歌的二四六字就体现了“仄平仄”或“平仄平”这个格律，不过其各句之间的平仄相同(相粘)或相反(相对)皆可，一连几句相同(相粘)也可以。如：

儋州自古称歌海，山歌多似百花开。

(平) (仄) (平) (平) (仄) (平)

村村都有山歌手，山山水水是歌台。

(平) (仄) (平) (平) (仄) (平)

但是，如果把每句中的二、四、六字的“平、仄、平”或“仄、平、仄”换成其他格式，如把“山山水水是歌台”换成“水水山山是歌台”，二四六字就成了“仄平平”，这样的歌句唱起来就显得生硬拗口，没有歌味，人听起来也很难受。这不是正牌的儋州山歌句。

儋州山歌句的“一三五不论”是要有一定条件的。一般是“一三字问题不大，第五字莫乱乱来”。第五个字和第六、第七字的字音关系很大。每句山歌的第五至第七这三个字的字音最好不要三平或三仄。由于山歌句最后一字平仄是特定的，第六个字和第七个字平仄相同的话，第五字就得选用与其相反的平声字或仄声字了。如“山歌多似百花开”这句歌第六第七字已是平声字，第五字就得用仄声字，如用“鲜”字这个平声字，最后三字就成了三平，“山歌多似鲜花开”这样的歌句就不成儋州山歌句，不能演唱，唱起来已不成歌调，别扭极了。

要指出的是，有个别很“艳”的山歌句，用字音去衡量，二四六字不符合“平仄平”或“仄平仄”。第五至第七有时也成三平三仄，这不是不合“律”，而是由于儋州的一些字音和话音平仄声调不变而引起的。最明显的是象“日、月、玉、石、力、不、叶、木、莫”等入声字在儋州话中保持仄声话音，使儋州字音仄声不能变为讲话的平声。如“百年水浸石不烂”这句山歌的二四六字，在儋州话音中是“仄平仄”，而不是字音的“平仄仄”；最后三个字也是“仄仄平”而不是“三仄”，因此歌句还是

不失律的。当然，唐诗都有冲破格律的，有些儋州山歌失了律也有可以演唱的，不过要注意处理字音和节奏，并讲求演唱技巧，把它“拗救”过来才行。如：

现时身在琼南地，名字挂于广东省。

最后一句的最后三字应念字音。这样不仅唱起来符合平仄，而且饶有风趣，雅在其中。

儋州山歌的押韵相当严谨。所谓“韵”，就是指同一韵母的字，或者指收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在诗歌或戏曲里，将同一个“韵”的字，放在句末，使之产生一种声音回环的和谐感，这就叫“押韵”。由于放在句末，所以又叫“韵脚”。儋州山歌除了双句末一字要押韵之外，第一句末也要押韵，如果是六句山歌，有些第三句有两个分句的，后一分句也要押韵。如：

祝愿爹妈身体好，生活美满享春秋，

莫烦恼，且闲游，欢度晚年不必忧，

寿比南山春不老，福如东海水长流。

儋州山歌的韵字是特定的。以四句歌来说，它们各句韵字的声调通常是不能相同的。第一句末用上声或去声的仄声韵字，第二句末用阴平声韵字，第四句末用阳平声韵字，第三句末不用韵字，但要用仄声字，即上声、去声、或原来的入声字。如：

一阵春雷天解冻，（仄声韵字）

二场春雨扫残冬，（阴平声韵字）

三江春水洗寒净，（不押韵的仄声字）

四海春归绿映红。（阳平声韵字）

不过，也有些山歌因叙事或感情的需要，各句句末也可选用同一韵目的各种声调韵字，这在儋州山歌中已屡见不鲜，但此毕竟还属少数，流行不多，唱法也别具一格，不易掌握，如果用正宗四句山歌的声调去演唱，就唱不下去，人们也听不懂。。总之，儋州山歌的韵脚用字比较严格，这是她又一显著的艺术特色。由此可知，儋州山歌不但内容富有诗情画意，而且用韵比格律诗还要讲究。难怪1962年文学巨匠郭沫若先生来儋州时曾感触地说：“儋州山歌，不亚于唐诗啊！”

儋州山歌共有多少个韵脚呢？人常说：“山歌韵脚三十六，好先（哪）条就唱先条”。这是说儋州山歌有36个长声韵，它们是：

- | | | | |
|--------|--------|--------|--------|
| 1、茶麻； | 2、斜蛇； | 3、条者； | 4、河鹅； |
| 5、螺砣； | 6、时潮； | 7、来齐； | 8、离眉； |
| 9、台洗； | 10、梅葵； | 11、胡模； | 12、茅头； |
| 13、巧秒； | 14、流油； | 15、桃劳； | 16、烦银； |
| 17、冉蓝； | 18、联鸾； | 19、寒盘； | 20、神人； |
| 21、混们； | 22、门沿； | 23、林沉； | 24、含凜； |
| 25、甜钳； | 26、莲年； | 27、前言； | 28、盐严； |
| 29、乘蝇； | 30、郎堂； | 31、长阳； | 32、怎王； |
| 33、情平； | 34、停灵； | 35、绫盟； | 36、红绒。 |

另外，还有如下的 20 个短声韵：

- 1、鸭杂； 2、囚习； 3、急立； 4、鸽合；
5、发达； 6、鼻辣； 7、贴夹； 8、接页；
9、铁蔑； 10、决裂； 11、失物； 12、脱夺；
13、作乐； 14、国药； 15、借席； 16、惕戟；
17、竹木； 18、雪月； 19、击敌； 20、斥贼。

儋州山歌经常演唱的 36 韵，是歌手们经过长期的实践总结出来的，也是他们在对歌时，为比高下而严格限定韵字的结果。由于有些韵的收音相近，如是唱到所定的“窄韵”山歌时，对手稍不小心，就会“错韵”或“无歌可对”，因而引起哄然大笑，出尽洋相而认输。为此，后来许多歌手纷纷建议把相近的韵脚合并，看来这是很必要的改革。实际上，由于各乡镇的话音有所不同，韵脚用字也不一致。如“赢”字，三都一带划归“怎”韵，排浦等地归入“乘”韵，大成等地归属“盈”韵。新英、马井一带把“人”和“们”合为一韵；大成一带将“郎”和“乘”当作一韵；排浦等地把“情”与“行”归同一韵；光村等地把“早”和“酒”当作一韵；兰训一带将“满”归入“人”韵，许多地方对“长”与“郎”这两韵都难解难分。总之，这些现象多得不胜举例。这就是说，好些地方对山歌韵脚早已按当地的发音自行处理。我们说的改革，只不过是因势利导或是给予认可而已。为此，儋州民歌协会于 1991 年 9 月曾召开扩大会议，经过讨论，最后通过了关于先将儋州山歌的“长”和“郎”两个韵脚合并的决定。

五、作用与现状

儋州山歌自古以来是儋州人民陈述事理、抒发情感、抨击邪恶、褒扬正义、憧憬未来、寄托精神的一种文艺形式，人们可随时随地用于宣传和教育，展开歌颂和揭露，把山歌当作叙事、表情、说理、教世的多功能工具，甚至当作一种斗争的锐利武器。这在 20 世纪以来的革命和建设时期表现尤其突出。直到今天，儋州山歌的威力仍不可小看，作用更不能低估。它可以实事求是如实反映或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也可以歌功颂德，使人万古流芳；也能对社会上的各种丑恶现象进行无情揭露和抨击，使之遗臭万年。

因为几乎每个儋州人从睡摇篮起，都受到过儋州歌谣的熏陶，并伴随着歌声长大。许多人把儋州山歌作为生活中的伴侣，他们时时、事事、处处都爱用山歌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态度和感情，并通过口头传唱，流传社会，经久不灭。许多下乡的干部都体察到：“通知开会人迟到，听到歌声人到齐”。由此也可看出山歌的作用和力量。

综观儋州山歌唱本的作品，有的叙述事件传记，有的展现感情世界，有的阐明事物道理，有的教人处世待人，有的歌颂好人好事，有的鞭挞歪风陋习，有的劝人去恶从善，有的传授各种知识，有的赞美山水风光……“立德、启智、燃情、育美”，内容广泛，应有尽有。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合都曾起着不同的作用，在各个历史时期，曾有着它独特的影响，并不断地丰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有人说：儋州山歌能反映时代风貌，振奋人们精神，鼓舞人们斗志，并能弘扬正气，声讨腐恶，教化世人，是推动着历史车轮前进的一种精神动力。我认为这也是对儋州山歌较为中肯的评价。下面随便举一些例子。如：

歌颂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歌句有“革命军跟孙中山，直直头阵打入城。”

号召人们参加抗日的歌作有“快去前方添打仗，不然中国就灭亡。”

揭露旧社会黑暗的歌句有“金樽美酒千人血，穷人痛哭泪成河。”

对共产党无限信任的歌作有“有党替咱们作主，谁敢指鹿做马牛。”

鼓励人们报效祖国的歌句有“人生自古谁不死，为国尽忠留美名。”

劝化人们戒赌的歌作有“十赌九输输尽净，千祈莫赌败家声。”

讨伐腐恶的歌句有“贪污枉法着判罪，作恶多端该枪毙。”

甚至有人用夸张的手法唱道：“山歌自古威力大，歌声能喝百花开，唱得皇朝天下灭，唱得贪官滚下台。”

人常说：“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从这些例句，我们可以看到儋州山歌的教育意义和社会作用。

不过，儋州山歌来自民间，多为土语乡词，用方言演唱，并且往往有风花雪月、谈情说爱、甚至庸俗无华的内容，因而长期处于“下里巴人”的地位，无缘登上大雅之堂。直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得到认真贯彻，儋州山歌才得见天日，并出现繁荣景象。尤其是山歌走进了戏剧，改写了无儋州剧种的历史，这又是一个新的飞跃。

现在，儋州市年年都开展儋州山歌比赛，山歌手们在舞台上扬眉吐气，大展歌才。每年在社会上出现的儋州山歌唱本、歌碟如雨后春笋，屡出不衰，难计其数，在乡镇，男女歌手对唱的活动已是家常便饭。儋州山歌的录音、录像播放更是遍及乡间。可以说，儋州山歌现已进入一个新的鼎盛时期。

现在七言句的儋州山歌，不仅有歌坛对唱腔、自白独唱腔、狄青腔、五图腔、雅星腔、四六腔、五七腔、摇篮腔等不同的腔调。而且还有派生的每首二句，二句半，三句半，多句式的新歌系列，在演唱中又出现了字数不一的长短句这个小弟兄，这是儋州山歌发展的延伸。人们为了表达感情的需要，在一首山歌里把同韵不同声调的韵字调换其在韵脚中的位置而使之形成“悲腔”，并把它运用到山歌剧中。这种创新又使得儋州山歌的改革迈出了新的一步。

从探讨来看，儋州山歌好像有很多清规戒律，深奥无比，没有高深学问的人是不能掌握运用、登堂入室的。其实不然。在儋州人中间，农夫、渔民、老妪、稚子中才思敏捷，出口成歌的歌手，自古以来并不乏见，“村村都有山歌手”的说法并不夸张。现在还有不少以唱山歌为业的民间男女歌手，在农村大显身手。他们登上歌坛，对歌争理，有时对方还未唱完，就接下去即兴反驳，甚至激动得站起身来，指手划脚，用歌当剑，你来我往，斗得不亦乐乎。有些外地或在本村的“候补”歌手，此时技痒难禁，不由自主地登上歌坛帮起歌来；邻近的男女老幼也自带小凳子纷纷赶来围坐乐听，热闹非凡，夜深了还舍不得离去，一齐沉浸在歌声之中。有些老歌手虽然目不识丁，但以歌当言，其歌锋如刀，多有警句，真是令人叹服！像这样把高深莫测的儋州山歌运用自若而不费吹灰之力的歌手，代有传人，至今仍遍布于儋州之地，他们汇成“歌海”的波影浪花，不断地扬起动人的歌声，歌唱美好的生活、理想、爱情……

儋州调声

儋州，虽地处边陲，但俗有古风。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素有“歌海”之称。在儋州，用儋州话演唱的民歌，除了上面探讨的“儋州山歌”外，还有“儋州调声”，我们现在也来探讨一下。

一、形成与产地

儋州的历史是悠久的。从在当地发现的石器和陶片中可知，原始社会时，古儋之地就有居民了，并且其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层，与岭南百越族人的文化相仿。因此可推断，属于文化范畴的民歌，在儋地不会是一片长久的空白。

根据史料披露：移民来儋在秦汉时期就开始了。以后因战乱，逃难，避仇，隐居，从征，充军，流放，仕宦，贬谪，经商等等原因，特别是西汉至东汉末年的多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以及军阀混战，群雄角逐所造成的乱离，使相率来儋者更是后继者众，陆续不断。这就是旧志说的“外人来儋”。他们陆续给儋州带来了大陆各地民歌，促使儋州原有的民歌不断地革新，于是新型的儋州歌种便逐步形成了。由此可知，儋地之风物由来已久，儋州民歌决不是在公元622年(唐·武德五年)李渊立儋州之后才产生的。当然，没有儋州之名，就没会有“儋州民歌”的称谓。但我们要看到其本质，它们确实是姓“儋”，是古儋之地长出的名贵特产，只不过由于时代的包装不同，历史的标签有异而已。

对于这种在儋州广为流传的以民间歌舞形式演唱的民歌，自古以来，儋州人皆称为“欸声(ê di-ang)”(笔者按：“欸”字本系叹词或应答用词，组合成“欸乃”、“欸乃曲”等词语。“欸乃”是象声词，①指摇橹声。②指划船时歌唱之声。③泛指歌声悠扬。古有“欸乃一声山水绿”、“欸乃归舟”、“欸乃韵扬”等词句。《欸乃》也是一首古代名曲。“欸乃曲”是乐府曲名、词牌名和曲牌名)。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音乐界的关慧棠同志赴儋州采风，才给它冠上“调声”的学名，它的创作一般是在先编好的民歌曲调上配入歌词才进行演唱。很像古之填词制曲，即按词牌曲牌格式去填上内容才可吟咏。

有人说“调声”是在清末民初产生，到了抗战中期才较为盛行。还有人更言之凿凿地说：在100多年前的珠碧江下游(俗称五图)一带，人们在车水灌田唱山歌时，为了与脚步配合，特将山歌的音调突破为新调，经过传唱而成“调声”。这种煞有介事的说法，笔者不敢苟同。

调声和山歌是儋州民歌的主要歌种。儋州山歌源远流长，宋代早已盛行，这是众所周知的。北宋大文豪苏轼居儋时，农村妇女曾用“是非只为多开口，记得朝廷贬你无”的儋州山歌来劝化他。儋州调声和儋州山歌的出世时间，如果不是相去无几，也不会相距到成千年，令人瞠目结舌。人们知道，调声唱腔流畅灵活，音乐节奏性强，曲调优美动听，利于表达感情，适合男女青年娱乐传情，交游对唱。作为性格开朗好动、勇于开拓创新、酷爱追随潮流的各代儋州青年，决不会置若罔闻地放过这个可以作为传情媒介的好形式，而让它待字闺中，顾影自怜，真到清末民初“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始出来”。

鲁迅先生曾指出：歌、诗、词、曲“原是民间物”，是后来才被“文人取为己有”的。从中国文学史看，劳动人民的歌谣可说是诗经、楚辞、汉赋、乐府诗、唐诗、宋词、元曲等文学作品的母体和源头，因此民歌的产生肯定在它们之前，回过头来又相互影响和共同促进。

根据古籍记载，我国古代有采风制度。春秋之前的周代曾专门委派官员收集十五国风（即各诸侯国的民歌）以点缀太平盛世，于是在“仲春三月，令会男女”，“东门之枌”，“婆娑其下”（《周礼·地官》、《诗经·陈风》）这就是说，周代有由官府派员组织男女欢聚歌舞的风习。儋州调声唱的“周公造出风雅巷，得予男女结成帮”，就是指这种活动的状况。进入战国后，因为兵荒马乱，这种活动曾一时中断。我们从现在的调声活动中仍依稀看到这种“仲春之会”的情影，领略到其古老独特的风韵。

大家知道：“水滴石穿，非一时之功”。从史料可以推断，这种类似调声形式的民歌活动，在汉代已经普遍流行。因为民歌形式的调声和文学形式的乐府诗一样，也是一种配乐的歌辞，它的产生和发展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也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

据中国文学史记载，西汉时，汉武帝刘彻设立了乐府专管音乐，兼及创作和收集民间诗歌、乐曲，所收的民歌称为“乐府诗”，简称“乐府”。“乐府”从音乐上分为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四类。后三类保存着大量当时流行的各种演唱形式配乐民歌。由此可知，类似儋州调声的民歌形式和活动，在汉代已风起云涌，风靡一时。“俗有古风”的儋州当时已属刘家天下，归汉朝廷统一管辖。随着大陆移民的相继迁入，当时的儋州与外界的交往也与日俱增。儋州调声这种可配乐演唱的民歌应运而生是顺理成章、不足为奇的。因此，相传儋州调声生于汉代，盛于唐宋决不是子虚乌有，信口胡言。

从多方面的考究来看，儋州北部地区是儋州调声和山歌的发祥地，这是不容置疑的。儋州北部地区俗称北岸，是指北门江以北到濒临北部湾的三都、峨蔓、木棠、洋浦、兰训、松林、光村等地。秦汉时期的大陆移民就是在这一带登岸并定居的。这里不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且也孕育了独特的风物。直到今天，当地的山歌和调声仍根深叶茂，日新月异，欣欣向荣。

至于调声出自五图一带的说法，那是因为“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之故而误传的。在那古老的年代，天灾人祸延绵不断，儋州北部地区大批人被迫背井离乡，出外逃荒以谋生计。其中一部分人陆续地到了儋州西南部珠碧江下游五图一带打工换食，有的甚至安下家来。在挖薯打谷、开石砌房、补锅箍桶、削篾编篓、造磨锯木等各种劳作中，他们经常唱着家乡的歌调来抒情解闷、消除疲劳。于是当地人很感兴趣，便择优习唱而流行开来。由于五图一带的语音委婉娇柔，因而唱起歌来就更显得别具一格、沁人心脾，千回百转、余音绕梁。

二、发展与现状

可以认为，儋州调声产生以后，经过漫长跋涉，琢磨锤炼，开拓创新，到唐宋时已走向成熟。。

宋代王灼的《碧鸡漫志》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旧唐书·音乐志》也说：“自开元（唐玄宗的年号，即公元713—741年）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这说明隋唐时，歌词曲调的交流融合已革故鼎新，并广为流行。后来类似儋州调声形式的民歌又经过隋唐五代近400年的许多民间作者和文人学士的共同努力，到两宋时已日臻完善，盛行于世。北宋苏轼居儋时，曾用“蛮唱与黎歌，余音犹杳杳”、“野老已歌丰岁语”、“铜鼓壶芦笙，歌此送迎诗”等诗句，生动地记述了儋州的民间歌乐艺术活动。南宋李光谪儋时也吟出“不辞美酒十分劝，欲听佳人一曲歌”的诗

句，高度评价儋州民间歌调的珠圆玉润、动听醉人。因此可以说，在宋代，儋州调声这类民歌不仅早已盛行于世，而且已经普及民间。

明朝嘉靖年间出版的《儋州志》载：儋州“春则秋千会，邻峒男女妆饰来游，携手并肩，欢歌互答。”这有力地证明在 400 多年前，明代的儋州，调声形式的活动已如火如荼，热火朝天。如果说，一百多年前才产生调声，那么明代儋州的男女“携手并肩，欢歌互答”的活动，该如何解释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儋州调声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儋州古代人民劳动生活的必然产物和精神财富。它的产生、成型和发展与我国各个时期的文化动态紧密相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在风雨如晦的封建社会，它长期受到统治阶级的禁锢、士大夫的鄙视、偏见者的排斥、异己者的攻击，被贬为“下里巴人”，而登不了大雅之堂，因而使人无法得知它以前的具体形式及活动等情况。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儋州调声并不因此而灰飞烟灭和萎靡不振。今天它仍傲立南国，犹如一枝奇葩，历经风雨、饱含风韵地盛开在祖国的文艺百花园中。儋州调声的生命力这么强，说明了它的主体内容和情调是健康的、是经得起时代考验的。

现在，儋州调声已成为儋州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并在民间广为开展。在正月初一、元宵、中秋节等民间节日和喜庆之时，儋州的各个乡镇都请调声队伍来演唱以增添热闹。正如《儋州志》载的：“八月中秋，男女少年郊游，对歌嬉乐。”为了进一步弘扬儋州调声艺术，近年来，儋州市连续成功组织了调声汇演、万人调声赛歌会等大型调声活动。每年的调声活动，都会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欣赏观看。人们盛装而来，广场内外、大街两旁，人头攒动，各乡镇自然村的调声队伍在人海中尽情赛歌，大显身手。

2001 年，经儋州市人大常委会通过，正式确立每年农历八月十五为儋州调声艺术节。同年中秋节，隆重举办了首届儋州调声艺术节。当时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文化报等曾对其盛况作了较详细的报道。例如 2001 年 10 月 04 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的《儋州调声唱佳节》一文中说道：“儋州调声……是用当地方言演唱的民歌，其音调欢快热烈，粗犷奔放，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系我国民歌稀有品种。人们在劳动中、丰收时、佳节上，都会借调声来抒情，歌之，舞之。……当调声的鼓点响起时，一队队的青年男女便并肩携手，曲肘提腕，互勾小指，双肩、手臂乃至整个身体都随着节奏明快、旋律优美的歌声有规律地尽情舞动。……每到精彩处，在现场观看的数万民众喝彩不断……”

2002 年儋州市调声山歌协会成立。2002 年儋州调声艺术节转由政府主导，当年中秋歌节，在市区组织展开的自由调声活动，围看者竟达 10 多万人。出现了全民共乐、万人空巷的盛况。

今天，被田汉先生誉为“南国乐坛一朵奇葩”的儋州调声，仍不断地发荣滋长，枝茂花繁。由此使到儋州荣获国家文化部授予的“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儋州调声也被列为海南省首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项目。2006 年又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我们深信，从今以后，在阳光灿烂的前进道路上，儋州调声这朵艺术奇葩一定会更加艳丽多姿。

三、内容与特色

儋州调声是以儋州方言演唱的民间歌唱艺术，是儋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儋州调声最初都是以表现男女之情为主要内容，但经过长期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等多方面的内容都进入了

儋州调声之中。如今，人们把自己的新观念、新思想唱进了儋州调声。唱祖国、唱社会、唱生活，唱爱情，五光十色的内容使调声显得更加精彩壮观。

儋州调声的内容是与时俱进的。从各个调声队的队列、服饰、腔调、指挥，甚至场地、音响，大家都能欣赏到儋州调声所呈现出来的时代风采。就思想内容来说，每个时期的调声都带有当时社会生活的烙印。如：清末的调声《手操炸弹打入城》，唱出了革命军跟随孙中山革命的豪情；抗日战争时期的调声《飞机飞过峨蔓岭》，揭露了“特务长”的丑态；解放战争时期的调声《睡山睡岭过年冬》，反映了革命者的艰苦；上世纪50年代的调声《有了救星共产党》，赞颂了共产党为人民的奉献精神；上世纪60年代的调声《祖国江山花百样》，展现了祖国万紫千红的美景；上世纪70年代的调声《解放牌车载你来》，显示了农村青年对机械化的渴望；上世纪末的调声《政策放开得自由》，抒发了青年出外旅游的喜悦；2001年的调声《政府邀请来抽调》，看到了青年们对邀请调声的热烈响应；2002年的调声《月光映照哥与侬》，凸显了调声节青年们调声的欢乐；2003年的调声《月圆花又好》，讴歌了儋州中秋文化活动周的盛况；2004年初的调声《风调雨顺好天年》，追忆了神舟五号飞船载人上天的欢庆场面；2005年初的调声《做口新声调》，迸发了调声歌唱新儋州的激情……

儋州调声和儋州山歌一样，都是儋州两朵艳丽夺目的奇葩，它俩自为一体，历来各领风骚，共发芬芳。但在并驾齐驱，争奇斗妍之中，调声则显得更为姹紫嫣红，百态千姿。调声这个歌种节奏明晰，旋律优美，感情浓烈，曲词插唱，可歌可舞，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是儋州可获专利的“奇品”。调声的曲目既有来自乡间民群原汁原味的原生态调声，也有经过搜集整理、加工提炼的艺术精品。曲调可说是日新月异，浩如烟海。据搜集者粗略统计，不同曲调的调声，其数量当数以千计。每逢各个传统节庆，在空旷的场所，往往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人约而同地集拢在一起，这时只见男女双方各自穿着引人注目的盛装，相对地排成两列或围成圈子，互相勾住手指，进行集体演唱。其中有独唱、对唱、合唱，歌声此伏彼起、延绵不绝，歌唱五彩缤纷的繁荣景象，颂扬快乐幸福的美好前程。演唱队伍将最拿手的调声倾情演绎，女队歌声婉转、甜美，男队歌声有力、粗犷，满场调声响彻云霄，动人心弦。演唱者两手随着歌声节奏而有规律地摆动，有时还伴以简单的舞蹈动作。有的乐句不唱歌词，直唱音名。跳跃活泼，声情并茂，情趣浓郁，气氛热烈。一时人如海，歌如潮，真能令人怡情悦性，耳目一新。

儋州调声是用儋州方言演唱的汉族民歌，它对于字数、句数、韵律等的羁绊可以放宽，歌词原来大多是宽松的“二句半”。后来句式又发展到三字句、四字句和多字句。歌词流畅活泼，多为三言、五言、七言，词意常常借物抒情，情味浓烈，通俗易懂。曲调奔放激昂，品格独特，胜似天籁，真有点“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韵味，深受儋州广大人民群众喜爱。

儋州调声节奏明快，旋律优美，感情热烈，可歌可舞，不愧为“南国艺苑奇葩”。早已流传于儋州、三亚、昌江、白沙、东方等地。据专家考证，儋州调声体裁近似民间小调。曲调有宫、商、羽等多种调式，旋律进行中还经常出现调式交换和转调变化。而且，儋州调声在发展中善于吸收古曲、现代歌曲及外国歌曲旋律，使人百听不厌。这也是它的一大特色。

四、作用与价值

再说一下儋州调声的作用与价值。儋州调声是儋州劳动人民创造的精神财富，是人们生活的精神食粮。千百年来，儋州人们用调声来歌唱人生的愿望，歌唱丰收的喜悦，歌唱纯真的爱情，抒发心中的喜乐情怀，表达心中的美好憧憬。儋州调声伴着儋州人民走过艰难困苦的历程，谱写着灿烂辉煌的乐章。

儋州调声在革命年代，曾起着号召人民参加革命，打击敌人的作用。例如有一首《参加独立队》的调声唱道：“点说顽固，谁不激气……同胞们呀！团结起来！参加独立队，消灭顽固派，实行民主，人人享福，伽龙伽龙！”又有一首《归去咱挂胜利旗》的调声唱道：“中华疆土千万里，爱尽日寇来侵欺……哥用高射炮，等侬用支水龙机，打得日机陨下地，归去咱挂胜利旗！”这些内容有力地证明儋州调声曾是一种鼓动的工具，斗争的武器。

今天，随着儋州的世纪腾飞，儋州调声又一次焕发炫目的光彩，它不仅继续丰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激发着人们热爱祖国，建设家乡的自豪，而且以它自己独特的魅力，继续营造儋州的特色文化，不断撒播和谐的思想光辉，有力地推动着儋州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

儋州调声是很有价值的艺术珍品。上世纪的 50 年代，儋州调声《单槌打鼓声不响》曾被中国唱片社灌头成唱片，曲目选入《中国民歌选》一书，发行全国。儋州调声《洋浦水深泊战舰》的曲调也被填上《五指山上英雄多》的歌词，编入全国小学音乐通用教材。后来电影《椰林曲》的音乐也采用了儋州调声的曲调。儋州调声《天崩地塌情不负》的曲调也被作曲家王酩先生当作电影《海霞》的插曲。上世纪 60 年代，儋州调声队曾赴武汉、广州、北京等地演出，引发各地掀起了一阵“儋州调声热”。80 年代，本地文艺工作者搜集了流行于世的调声近千首，并选编成《儋州调声》歌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多次播放儋州调声。近年，儋州歌舞团运用调声曲调创编的歌舞节目，曾应邀赴京演出，并获得国家级奖项。调声还参加了中南六省春节联欢晚会，荣获国家级金奖、银奖。2001 年，海南首次举办儋州调声节，儋州市城乡一下子涌现出数以百计的调声队伍，近万名群众分别参加了调声表演。同年，儋州调声队应邀在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上表演 20 多场次，引起广泛关注。这一年，中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联合到儋州拍摄儋州调声专题片，该片还作为旅游促销片由国家旅游局带到欧洲各国播出。

现在，“调声”条目录入《群众文化辞典》等书。儋州调声已蜚声海内外，曾获得美国、加拿大等国际音乐专家和国内音乐界人士的高度评价。儋州的调声文化活动周，经常有老外来采风，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儋州调声现在已经轻车熟路地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专题栏目。这说明了儋州调声已晋升到高级的档次。儋州调声就是这样用自己的特色和地位证明自身的价值。

另外，历史悠久的儋州调声，是海南一大音乐品牌，它从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折射了古代地方音乐的发展过程，这对研究地方古代音乐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有着可贵的参考价值。

总而言之，儋州调声是闪烁在中华文化宝库里的一颗璀璨明珠，我们应该珍爱它，利用它，让它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再说一下儋州调声的作用与价值。儋州调声是儋州劳动人民创造的精神财富，是人们生活的精神食粮。千百年来，儋州人们用调声来歌唱人生的愿望，歌唱丰收的喜悦，歌唱纯真的爱情，抒发心中的喜乐情怀，表达心中的美好憧憬。儋州调声伴着儋州人民走过艰难困苦历程，谱写着灿烂辉煌的乐章。

儋州调声在革命年代，曾起着号召人民参加革命，打击敌人的作用。例如有一首《参加独立队》的调声唱道：“点说顽固，谁不激气……同胞们呀！团结起来！参加独立队，消灭顽固派，实行民主，人人享福，伽龙伽龙！”又有一首《归去咱挂胜利旗》的调声唱道：“中华疆土千万里，爱尽日寇来侵欺……哥用高射炮，等侬用支水龙机，打得日机陨下地，归去咱挂胜利旗！”这些内容有力地证明儋州调声曾是一种鼓动的工具，斗争的武器。

今天，随着儋州的世纪腾飞，儋州调声又一次焕发炫目的光彩，它不仅继续丰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激发着人们热爱祖国，建设家乡的自豪，而且以它自己独特的魅力，继续营造儋州的特色文化，不断撒播和谐的思想光辉，有力地推动着儋州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

儋州调声是很有价值的艺术珍品。上世纪的50年代，儋州调声《单槌打鼓声不响》曾被中国唱片社灌成唱片，曲目选入《中国民歌选》一书，发行全国。儋州调声《洋浦水深泊战舰》的曲调也被填上《五指山上英雄多》的歌词，编入全国小学音乐通用教材。后来电影《椰林曲》的音乐也采用了儋州调声的曲调。儋州调声《天崩地塌情不负》的曲调也被作曲家王酩先生当作电影《海霞》的插曲。上世纪60年代，儋州调声队曾赴武汉、广州、北京等地演出，引发各地掀起了一阵“儋州调声热”。80年代，本地文艺工作者搜集了流行于世的调声近千首，并选编成《儋州调声》歌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多次播放儋州调声。近年，儋州歌舞团运用调声曲调创编的歌舞节目，曾应邀赴京演出，并获得国家级奖项。调声还参加了中南六省春节联欢晚会，荣获国家级金奖、银奖。2001年，海南首次举办儋州调声节，儋州市城乡一下子涌现出数以百计的调声队伍，近万名群众分别参加了调声表演。同年，儋州调声队应邀在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上表演20多场次，引起广泛关注。这一年，中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联合到儋州拍摄儋州调声专题片，该片还作为旅游促销片由国家旅游局带到欧洲各国播出。

现在，“调声”条目录入《群众文化辞典》等书。儋州调声已蜚声海内外，曾获得美国、加拿大等国际音乐专家和国内音乐界人士的高度评价。儋州的调声文化活动周，经常有老外来采风，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儋州调声现在已经轻车熟路地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专题栏目。这说明了儋州调声已晋升到高级的档次。儋州调声就是这样用自己的特色和地位证明自身的价值。

另外，历史悠久的儋州调声，是海南一大音乐品牌，它从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折射了古代地方音乐的发展过程，这对研究地方古代音乐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有着可贵的参考价值。

总而言之，儋州调声是闪烁在中华文化宝库里的一颗璀璨明珠，我们应该珍爱它，利用它，让它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彩。